

MIAN
XIANG
QIU
YE

湖南文艺出版社



向秋野

〈苏〉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张铁夫译



MIAN
XIANG
QIU
YE

[苏]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张铁夫译

面向秋野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НАЕДИНЕ С ОСЕНЬЮ

партир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черки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72

面 向 秋 野

〔苏〕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张 铁 夫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原湘人版)

*

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2年4月新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190,000 印数：1—14,500

ISBN 7—5404—0909—6

I·719 定价：4.30元

第一部分

目 次

第一部分

散文的诗意图	(1)
浪迹天涯的缪斯	(21)
面向秋野	(27)
纪实与虚构	(41)
我怎样写《柯尔希达》	(45)
一本书的诞生(我怎样写《黑海》)	(55)
论短篇小说	(61)
戏剧舞台上的普希金(话剧《我们的同时代人》创作札记)	(115)
童话将永世长存	(135)

第二部分

香烟盒上的笔记	(141)
生活的激流(关于库普林散文的札记)	(154)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普里什文	(195)
亚历山大·格林的一生	(212)

亚历山大·布洛克.....	(240)
阿列克塞·托尔斯泰.....	(256)
普通的人(关于康斯坦丁·费定).....	(260)
同盖达尔在一起的日子.....	(274)
巴别尔二·三事.....	(290)
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	(303)
桂冠.....	(308)
伊里亚·爱伦堡.....	(313)
童话作家(赫里斯蒂安·安徒生).....	(322)
一位伟大的德国诗人.....	(347)
疯狂的温柔.....	(353)
艾德加·坡.....	(358)
 译后记.....	(367)

散文的诗意

我们几乎没有一本谈作家工作的书。人类活动的这个奇异而美好的领域实际上尚无任何人加以研究。

作家自己往往不愿意谈本身的工作，这不仅因为作家固有的形象思维同理论推断格格不入，很难“用代数学来检查和声学”，而且还因为，作家们也许担心陷入一篇古老寓言中那条蜈蚣的境地。有一次蜈蚣犯了愁：它有四十只脚，每只脚应该怎样依次向前爬行呢？它左思右想，一无所获，竟然连已经学会的奔跑方法都给忘了。

作家本人也可以把自己的创作过程分解成几个部分，但这当然不是在创作过程进行的时候，不是在工作的时候。

创作过程类似结晶过程。在结晶过程中，饱和溶液（这种溶液类似作家储备的印象和想法）可以生成一种透明的、闪耀着各种光彩的、坚硬如钢的晶体（这里的晶体指的就是一篇完整的艺术作品，不论它是散文、诗歌还是戏剧）。

创作过程是连续不断和丰富多彩的。有多少作家，就有多少种观察、谛听和选择的方法，就有多少种创作手法。

然而在文学创作中，毕竟还是有一些为全体作家所共有的特点。这就是寻找典型的、有特色的事物的才能，对人类心灵最复杂的运动加以概括，使之显得明晰的才能；这就是时时刻刻重新发现生活，仿佛初次见到它一样，发现每个生活现象（不论它多么微小）的异常的新颖性和重要性的才能；这就是感受一切色彩的敏锐的观察力，就是用语言进行描绘，从而刻画出清晰可见的事物；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活生生地表现人们的实际情况、行为举止和心理状态的能力；这就是了解语言的巨大潜力，开发原封未动的语言资源的能力；这就是感受和表达洋溢在我们周围的诗意的能力。

作家应当留心研究每个人，但决非每个人都值得爱。

以上所说决不是一份同作家的职业——说得更正确些，同作家的使命——有关的那些品格和特点的完整“清单”。

很早以前，还是在战前，我就开始写一本关于如何写书的书。写到将近一半，这项工作就被战争打断了。

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非仅仅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主要是根据许多作家的经验。我仔细观察自己同行的工作，搜寻形形色色的作家和诗人的言论，阅读他们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因而多少积累了一些素材。

当然，对这些素材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整理，并且就照这种样子予以发表。结果必然是一部自诩有某种科学性的干巴巴的学术著作。

然而我所追求的不是这种东西。我不愿仅仅作些说明。作家的工作理应得到比一般说明多得多的东西。应该找到和揭示最伟大的、有时难以名状的作家工作的诗意——它那潜在的热情，它的欲望和力量，它的独特性，以及它最奇异的一个特点，即作家的工作固然能充实别人，但主要恐怕还是使作家本人、使大师本人得到充实。

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诱人、更艰巨、更美好的工作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放弃和逃避这一职业的例子。谁走上了这条道路，他就几乎永不回头。

在那本没有完稿的书里，我想主要描述作家工作的这些特点，它们可以说明人类精神和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

我想尽可能清晰和令人信服地表明，一个语言艺术家的劳动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他的最终

结果——一部佳作，而且在于作家那种洞察人的内心世界、运用语言、安排情节和塑造形象的工作本身为他自己和周围的人开掘了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就包含在这种语言和形象之中；这个工作应该用对认识和理解的渴求，用对人和生活最深沉的爱去感染人们。换句话说，不仅文学作品，而且作家工作本身也是创造人类幸福的强大的因素之一。

因此今天，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一生之后，我和我们大家一样，对苏联、俄罗斯和全世界所有真正的作家，对各个不同时代和民族的作家，满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之所以感激他们，是因为他们用自己智慧和天才的力量给我们描绘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使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什么是人的精神威力，什么是正义、幸福、自由、美和爱情；他们让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海浪节奏均匀的哗哗声，让我们了解森林上面夜空的璀璨和产生真理的那种思想的闪光，让我们在自己的手掌上感觉到太阳的温暖，闻到扬花吐蕊的黑麦的馨香。

要想描述丰富多彩的作家工作及其对人们的影响，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吸收所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来参加这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部多少比较全面的关于作家劳动的百

科全书。

我那本关于如何写书的书，是从一系列故事开始的。这些故事谈到了情节、结构、语言、风景、对话、比喻、散文的内部节奏、手稿的修改（这是作家类似模压工的一项引人入胜的工作），谈到了笔记本，谈到了同散文邻近的艺术部门——诗歌、绘画、音乐、戏剧、建筑；谈到了这些艺术部门对散文性质的影响；最后还谈到了某些作家的工作方法，其中既有古典作家，也有当代作家：契诃夫、屠格涅夫、列斯科夫、莱蒙托夫、普希金、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布洛克、高尔基、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普里什文等等。

书中有很多人物、事件、争辩、冲突，有很多某一作家特有的“地方色彩”。这种色彩取决于作家最亲近的那个阶层，取决于作为他心灵故乡的那个地区。

这本尚未完稿的书叫做《金蔷薇》^①。书名的来历决定了全书的一个主题。

早在童年时代，我就听说过一个老清洁工的故事。他每天在巴黎的一个街区打扫所有的手工作坊。清洁工不向任何人索取工钱，因此街区的所有居民，其中包括无偿地使用他的劳动的老板

^① 该书曾于1956年出版，并译成中文，很受读者欢迎。

们都认为这个人是疯子。

谁也没有料到，清洁工在倒掉一天清扫的尘土和碎屑时，把首饰作坊的尘土留了下来。他把这些尘土放在坩埚里加以熔炼。由于里面有很多在研磨和加工贵重首饰时掉下来的金粉，清洁工几乎每个月都能熔出一小锭金子。他用最初的一锭金子打了一朵蔷薇花。

每一种劳动都会留下废料，作家的劳动也是如此。一般来说，一部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利用的素材，仅仅是作者所搜集的素材的一部分。很大部分素材往往未被写进业已完稿的书中。

这就是首饰作坊的金粉。

我认为，这是一种规律——作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特别是对人）的了解应当比他打算写的多得多。

最有份量、最令人惊叹的散文是凝练的散文；它删掉了一切多余的东西，一切可以说的东西，只保留非说不可的东西。

然而，要写得凝练，对所写的东西就该了解得非常充分和准确，以便轻而易举地挑选出最有趣、最重要的东西，使故事不至淹没在多余细节的汪洋大海之中。凝练来自丰富的知识。

在描写人物时，这一点对作家尤为重要。即使对于一个转瞬即逝的角色，作家也应当了解一

切。只有这样，他才能从许多特点中抽出一个最准确的特点，使人物顿时活起来。

我觉得，用一两个特点，刻画一个栩栩如生、具体可感的人物肖像的本领，其秘诀就在于此。在这一点上，契诃夫做得极为出色。

有时，一个人只剩下一个姓氏，如一个姓亚齐的傲慢的报务员^①。然而这一个姓氏就足以让读者异常清晰地看到那位身披凸纹布坎肩、开口就是“恕我冒昧地说一句”的报务员的形象。

我初次接触演员的工作时，不明白一个扮演次要角色的演员（他在戏里只有两三句话）为什么老缠着我问个不停：这个人物来自什么环境罗，他的父母是谁罗，这人性格怎样罗，有什么习惯和嗜好罗，为什么他的嗓子是哑的罗，如此等等。

我很快就明白了：为了说好如此吝啬地赋予角色的那两三句话，演员应当尽可能了解他的一切。

那位演员做得对。他走的是一条阻力最大的路，作家也应当走这样一条路。

很遗憾，本文不可能对作家的技巧从头至尾进行大段论述。这个问题可以讲几天，讲几个星期。这个题目的确是谈不完的，只能开一个头，

^① “亚齐”本是古俄语中一个字母的名称。在俄国俗语中，“亚齐”表示“呱呱叫”的意思，含有戏谑的意味。

本文的打算也仅在于此。

一个作家的黄金储备就是他对生活的思考和观察的储备。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经历。

一个作家不能不具备内容丰富的外部经历和内心经历。

作家工作本身就迫使一个人去过复杂紧张的生活，干预我们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接触大量的人，深入国家的各个角落——从莫斯科到楚科奇^①，“从芬兰湾冰冷的悬崖峭壁到炎热的柯尔希达^②”。

如果一个苏联作家，我们的一个同时代人，对自己的国家和它的建设工程不甚了然，没有到过这些工程所在地，没有直接参与本国人民的生活，这是不可思议的。

难怪有“作家的经历”这样一种说法。作家必须去创造自己的经历。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想起了我的中学俄语教师的一句话。他说，为了做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必须做一个有风趣的和饱经风霜的人，否则就会一事无成。他又说，要做一个有风趣的和饱经风霜的人，这完全靠我们自己。

普希金、赫尔岑、高尔基、塞万提斯、斯汤

① 苏联亚洲东北部的一个半岛。

② 西格鲁吉亚的古希腊名称。

达、雨果、拜伦、狄更斯、海涅和契诃夫的经历就证实了这种说法。

契诃夫和海涅！尽管这些作家各不相同，他们都以自己的全部创作清楚地表明：真正的散文饱含着诗意，犹如苹果饱含着汁液一样。

散文是布匹，诗歌则是纬纱。有的散文毫无诗的因素，这种散文所描绘的生活是一种粗糙的、没有翅膀的自然主义，不能召唤和引导我们到达任何境界。

法捷耶夫曾经说过，散文应当是有翅膀的，这一点不能忘记。

既然谈到诗意图，也许正是在这里必须谈谈诗歌、绘画和一切所谓相近的艺术部门对于散文作家、对于散文的完善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每个真正的散文作家都应当熟悉诗歌和绘画。

特别是诗歌。很久以前人们就知道，常用词往往失去它们应当保持的新颖、力量和形象性。

词汇正在受到磨损。它们只剩下一种音响，一个响亮的外壳，而对我们的意识和想象的影响却正在渐渐消失。

任何东西都不如诗歌那样能够使词汇获得新生。在诗歌里，一个词能获得自己原有的新颖、力量和音乐性。一经同诗歌接触，词汇便会充满

真正的内容。

这种例子非常之多。举一个最普通的例子：“森林”、“严寒”、“田野”都是普通词汇，但把它们置于一个唯一能够表现主题的诗句里，就会使我们感到惊叹。它们能够显示俄语的所有光辉优点，可以歌唱，铿锵有声，犹如蒙着白霜、踩在脚下的牧场所发出的嚓嚓声：

Роняет лес багряный свой убор,

Сребрит мороз увянувшее поле...

(森林正在脱下它那深红色的衣裳，
严寒给枯萎的田野蒙上一层银霜……)

在“сребрит мороз”(严寒蒙上一层银霜)这两个词里包含着最精巧的头韵法^①、最精巧的拟声法。

我国诗歌是以头韵法见长的。它可以表现任何音响和节奏。

请听莱蒙托夫笔下奔马的断断续续的蹄声：

Я знаю, чем утешенный

① 头韵法：在诗文的句子中，使用若干含有同一辅音字母或同音辅音字母的音节或单词，使句子的音响铿锵和谐。例如，Где он, бронзы звон и гранита грань？(马雅可夫斯基：《致谢尔盖·叶赛宁》)

По звонкой мостовой

Вчера скакал, как бешеный,

Татарин молодой.

(我知道，有一个年轻的鞑靼人

为了安慰自己的心灵，

昨天骑着一匹快马，像个疯子

在响亮的石板路上飞奔。)

再看布洛克笔下略嫌文雅、但却十分正确的头韵法，它表现了丝织品摩擦发出的沙沙声：

Зашептались тревожно шелка...

(丝绸惊慌地窸窣低语……)

这一切，散文作家都必须了解。不仅在诗歌里，而且在偶一为之而又用得恰到好处的散文里，头韵法往往在读者身上造成准确而强烈的印象，这对作者是必需的。

绘画，即画家的工作，可以教会作家准确地进行观察和记忆，而不仅仅是一般地观看。

有些作家轻视色彩和光线，因此他们的作品给人留下阴沉、灰暗，因而也就没有形体的印象。画家们则教我们通过纷繁斑驳的色彩和光线去观现实生活。